

# 秋至虎石(三章)

蔡飞跃

## 祠门轻启

携着早秋的风，踏上虎石的大地。风儿耳语，欢迎你六次悠游文学漫道。我是宾客？我的情感陂坝早已注满虎石溪的清流。

苍穹蔚蓝如海，不见一丝云絮。伫立黄氏宗祠门前，凝神聚心等待一段精彩。

“开大门！”声若洪钟，气场十足。厚实的黄氏宗祠大门轻轻开启，推门的两位长者德高望重，满满的仪式感，场面宛若秋阳庄重。观看画展的作家徐徐而入，脚步迈得凝稳。比古樟更高的礼节，又一次印证我所爱的虎石善待文化人！

古祠肃穆，藏着家族繁衍史，匾额闪耀先贤的荣光。走过天井，走进厅堂，接连涌现万千感想——我应该淡

定如柱础，沉寂像阶石。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效仿孝子山的沉稳，还有虎石溪不倦前行的韧劲。

我不会迷失，装入脑海的孝子山，还有坡上的花树，警醒时时关注山下的点点滴滴，涓滴不漏地与人分享这里的喜讯，还有笑语。

我会像虎石的子民一样敬重虎石，真心实意为之慷慨放歌。

## 文明学堂

黄氏宗祠，多了个“文明学堂”的称谓，独出心裁的创意，彩缎般曼妙。

古祠三落二厅，“出砖入石”的墙体，石板铺砌的天井，彰显闽南建筑风格。清代嘉庆进士黄山润的传奇溢满“村史励志室”，集结的力量催人奋进；隆重展示的祖传砖瓦制作工具、土织布机、纺纱车、犁耙和铁锹，无声地诉

说劳动的艰辛。

“图书阅览室”“电教室”，润物无声地滋养心灵，不同姓氏的村民在这里接受新知识和共同议事，美好时光舒畅地流淌而去。

“文明学堂”，还有周遭的紫云阁、儒学园、红砖古窑文化馆、文学漫道、作家碑林，不胜枚举，都在不遗余力诠释虎石尊敬文化的担当……现代与古代文明碰撞出一种难以抵挡的魅力。

厅堂肃穆，好生安静。无声有声，我分明听见文明新风的歌谣在唱响。

## 公园运思

目光毫无障碍，扫描六十五亩的虎石公园。夏去秋来，哪一朵是夏天绽放的花蕊，哪一抹秋色最早惊艳亮相？红色的“逗新娘”泥塑，还有挑着“大路担”壮汉的雕塑，泄露出锦上添

花的心匠。

秋天属于果实。大地偶见落叶，绿的王国依然呈现生命的原色。那草，腰杆纤细，少女样柔韧；那树，枝干浑圆，汉子般茁壮；那鸟，碎语啼枝，啁啾正酣；翠绿的藤蔓，可着劲向上追寻。绿色生命的轨迹，是一条没有规律的曲线，录入其间的历程，经风见雨。

这里是放松身心的乐园，有人叙旧，有人健身……虎石乡村振兴的故事，公园的段落同样感人至深。

公园边小桥流水，夕照柔媚。掩映树中的闽南古厝，燕尾脊高高托起情意，仿佛是从深邃岁月里走来的古人，我的目光瞬间柔软。

夜色拉上帷幕，再次与公园晤见。月光朦胧，星斗满天，意境有如菊花淡雅。天河广袤，最亮的星斗俯瞰虎石，熠熠生辉。

# 草庵的烟火

李英霞



晋江草庵，建于宋绍兴年间，初为草筑故名草庵，后改石质建筑，是全国仅存的摩尼石雕遗迹。

深冬时节，庵前的梅，光秃秃的枝头朵梅花傲然绽放，有粉色的，有白色的，为这令人畏惧的严寒增添了几分生机。我顺着台阶而下，走去观赏，花开十瓣，层层叠叠，片片芬芳。稀疏的游人迎着寒风，或独站，或相拥，欣赏这绽放的梅花。梅花香自苦寒来，也许不仅仅是赏梅，更是被梅坚忍不拔的精神所吸引。我闭上眼睛，深深地呼吸，让芳香在身体里游走，感受自然的疗愈力量！

梅园旁边，是两棵古桧树。一棵主干被从中劈成两半，黝黑的枝干如久远的铜柱，两岔一东一西，分道扬镳。岔路尽头向上攀起，托举着郁郁葱葱的树冠，两岔的枝权都向内生长，树梢环抱缠绕在一起，整棵树就像一位壮士张开双臂，擎起一片碧绿的天空，形成奇特的景观。在阳光的照耀下，繁密的叶子绿得可爱，绿得鲜嫩，丝毫没有冬天的气息。风一吹，轻轻摇曳，诉说着千年草庵的秘密。另一棵是在一次台风中被吹倒，躺在水渠旁。风吹日晒，原来的枝叶都慢慢枯干，脱落了，只有古铜般的树干静静地躺着。但他的生命并没有停止。根部长出一株新树，尾部也长出了一株新树，如今都只有碗口粗细。两树光滑笔挺，枝叶茂盛。老树横躺着，挑起两个新的生命。新叶子在阳光下跳跃、奔跑，充满新生的喜悦。两棵古桧树就这样一生二，二生四，繁衍不息，任他狂风暴雨，不屈地活着，屹立千年，和草庵共荣辱。

与千年的悠久相对比的是宽阔平坦的草地上那些鲜活的身影，一群孩子正在草地上玩耍。他们穿着红的、粉的、黑的、白的衣服，提着虎年的灯笼，有大大的福字，有五颜六色的炮仗，还有写着新年快乐、万事如意的正方形灯笼。孩子们手拉手，嬉戏游玩，追逐打闹，一张张活泼可爱的笑脸，就像春天里娇艳的花在开放。家长们有的温柔地注视着孩子；有的拿着手机在旁边捕

捉精彩的瞬间，记录孩子成长的足迹，笑意不经意间从他们的嘴角流露出来。我温柔地望着眼前的这一幕，想到了我们家小石头，竟不由得心生欢喜，想着有机会也带他来走一走。

走过那块关于宋代黑釉碗出土的铭碑，就是出土黑釉碗的水井。经考究，刻有“明教会”三字的黑釉碗是宋代泉州摩尼教的珍贵文物，现已成为晋江博物馆的镇馆之宝，属国家一级文物。沿着石阶而上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古香古色的石亭，亭中有尊“钱太爷”的石雕像。石亭右边有一块“海上丝绸之路”考察团成员签名碑立在葱茏的绿色植物中。石亭的左边就是我国唯一仅存的摩尼教寺——草庵。站在这座石构歇山式建筑上，看着草庵已经脱漆的木窗，却有一种亲切的心藤在我心中爬了上来，仿佛有一些东西开始苏醒发芽。

十四岁那年，老师曾带我们来过草庵，那时候草庵大门是充满年代感的朱红色，散发着浓重的古朴气息，色泽鲜亮，大门上方“草庵”两字是金黄色，黑色的底。转眼间30过去了，经过时间的侵蚀，草庵的门窗外皮有些已经剥落，最上方甚至被熏成黑色，显得老旧，就是大门两旁那对楹联“皆得妙法究竟清净，广度一切犹如桥梁”已由红色改为金色了。

跨过门槛，工艺精美的摩尼光佛端坐在石壁神龛的宝莲上，目光慈祥，清明亮澈。据资料显示，世界各国摩尼教的遗迹都已湮灭，草庵的光明佛是世界仅存的摩尼教主石刻造像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在考察南丝绸之路时，认为发现草庵是整个考察的最大发现和价值。草庵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

和不可替代的。我手拈三根香，虔诚地跪在佛像前的小垫子上，祈福的话语在心中流淌。

从庵门左边小门出来，你会看到庵后半山坡有一块摩尼教偈语摩崖石刻：清净光明，大力智慧，无上至真，摩尼光佛。明教会已然不复存在，教徒信众也不复存在。今日之草庵，以其神秘悠远的面纱，吸引着一批批香客。

随着季节的更替，万物秩序般地轮回，我想起了佛所说的一句话：命由己造，相由心生，世间万物皆是化相；心不动，万物皆不动，心不变，万物皆不变。轻展时光的素笺，从烟火中走来，日子干净温暖，但愿一切都宛如初见般美好。

冬日，晨。与清凉的风同行，与温暖的阳光同行，文友与我走在草庵的烟火里，踩着石板路，有暗香浮动，步履从容。

# 鹏峰蓑衣师

洪顺兴

上网一搜“鹏峰蓑衣”，信息缤纷而至，都和陈奕培联系在一起。几年来，这位南安市诗山镇鹏峰村老师傅，成为名扬四方的“网红”。

一眼看去，陈奕培满脸褶皱，手掌皲裂，皮肤显得很粗糙，长年劳累刻下岁月的明显印记。一件蓑衣打好，陈奕培会挂在墙壁上端详摩挲，如刚分娩的母亲轻抚新生儿，笑容可掬，幸福感绽放在沧桑的脸庞。

陈奕培老家是五开张两护红砖大厝，跨门而入，墙壁上一件件棕品赫然入目：蓑衣、斗笠、拂尘、芭蕉扇、刷子、轿绳、拜垫、帽子、书包、床垫。两年前，陈奕培被授予“南安市民间艺术大师”，诗山镇和鹏峰村把他的老宅，打造成游客参观、非遗考察、学生研学的“蓑衣展馆”。

过去，戴斗笠穿蓑衣是农耕人的标配。闽南谚语云：“田梗（蜻蜓）若结堆，戴笠穿棕蓑”，说的是蜻蜓成群飞舞，是下雨的征兆，要备好斗笠蓑衣。蓑衣，泉州方言叫“棕蓑”。提起蓑衣的文化内涵，最先映入脑际的是柳宗元名句：“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”

鹏峰蓑衣曾书写两岸同胞缘。清

朝至民国，大批鹏峰人跨海过台湾打拼。台湾台南市有一条“棕衣街”，就是因早年鹏峰棕蓑师守望相助、聚族而居而命名的。改革开放前，鹏峰人多以打蓑衣为营生行当，高峰时有近千名工匠走南闯北，凭借独到的手上功夫，演绎了“蓑衣村”的鼎盛时光。

每每聊起蓑衣，陈奕培总是一脸轻松，话题汩汩流出。年过古稀的陈奕培，结缘蓑衣整整60年了。他翻开族谱，聊起家族的“光荣史”。陈家蓑衣手艺的家承脉络，可追溯到清嘉庆年间，从陈奕培的天祖父（曾祖父之祖父），直至他这辈已有六代人传承，薪火不熄，屈指算来长达200年了。陈奕培五个兄弟，过去都是蓑衣工，但坚守至今的只有他这个老大和老二。

每次到奕培家，都会看到满地散放着钩耙、水槽钩、锤子、尺子、棕刀、棕针、油盒、绞架子、三角锉、棕针筒等工具。有的房间堆叠着棕片，卧室一片幽暗凌乱。陈奕培每天搓棕绳、拆棕丝、穿缝线、打领头……

读过2年书，11岁辍学随父学蓑衣手艺，陈奕培自幼饱尝日子的艰辛

况味。他到过长泰、安溪县，肩挑一担棉被和工具，长途跋涉，有时徒步翻山越岭，挨家挨户地问活找活。十六七岁时出师，独自辗转南安西部一带。

介绍起蓑衣的制作过程，陈奕培如数家珍，津津乐道。他说，一件蓑衣有10多道工序，先选棕割棕，一棵棕树一年能长10多片毛棕，一年剥一次，用锋利棕刀，从底部往上剥，再剔除棕骨留下棕片，用手拆梳为粗棕丝。经过清水浸泡，捞起来抽出棕丝，搓成长短粗细不一的绳子，成为制作的原材料。

一件蓑衣由上衣和下裙构成，先打上衣圆领口（俗称“棕蓑头”），缝好后轻捶压实，使之耐用舒适，这是蓑衣制作难度最大、费时最多的关键环节。而肩胛两边要对称，头颈要坚硬，穿起来前后平衡，轻便伶俐。缝制时，由外而内最后缝边，锤子轻轻捶实。下裙长1米、宽0.36米，缝制时用15-16片棕片先打两个排头。蓑面和蓑底则以细小棕线一针针缝合，连缀而成，这道工序叫“刺棕蓑”。最后用棕线将肩部、胸部、裙部缝接起来，内外两面都要缝线。内里间距较大，粗线

相距约1厘米，蓑面间距较小，缝线细密。陈奕培向我“科普”蓑衣的制作过程，表情惬意，谈锋甚健。

打蓑衣既是苦活累活，又是精活细活，没有工匠精神出不了精品。陈奕培白天打蓑衣，晚上搓蓑绳，一条3米棕绳要搓5分钟左右。打造一件成人蓑衣，起码耗时一天，需要5斤棕片用料。单是上衣缝制，穿针引线就高达万针以上，劳动量惊人。常常一蹲就要几个小时，腰骨酸痛，手脚发麻，一天收入不过100元左右，陈奕培还是咬牙坚持……

因受邀编纂鹏峰志的缘故，我时常跑到奕培家泡茶练仙。很少听到他唉声叹气，笑意常常挂在脸上，兴奋时还吟唱闽南歌诀来解乏。几乎是现编现唱，浑然天成，我听得如痴如醉，跟着轻哼起来：“一头笼子一头棕，出外郎君哪里人？”“好天衫裤也着换，雨来棕蓑也披。”……

高科技时代，蓑衣行业已然渐行渐远，技艺后继无人，陈奕培孤独坚守，蓑衣情结挥之不去。

蓑衣，作为农耕时代的文化符号，如今会留住乡愁吗？

# 墨香武荣

主办单位:南安市文联 南安市书协 海丝商报社



吕碧玲 南安水头人，别署令斋、南君，福建书协会员、中国硬笔书协楷书专业委员会委员、福建硬笔书协理事、浙江硬笔书协荣誉会员、墨池导师。软硬兼修，作品被王铎书法馆、云澜美术馆、陕西省图书馆、武汉美术馆等收藏，散见于《书法报》《书法》《中国篆刻·钢笔书法》等报刊及晋墨坊·书画名家系列等，多次获得全国书法大赛优秀指导教师称号。

## 品评

### 不掩性情，气韵自然

姚杰 职业书法篆刻家、王福庵第四代弟子

书法，简单说就是书写的方法，或者说是驾驭笔的能力。只要笔法能合辙于古人，最终所呈现的，往往是作者的性情。然而性情有雅俗之分，雅俗又取决于其个人综合的文艺素养并体现在处世态度上。因此，学习前贤，在着眼于笔墨技法的同时，尤其要着意其状态之轻松，气质之文雅，如是，则离道不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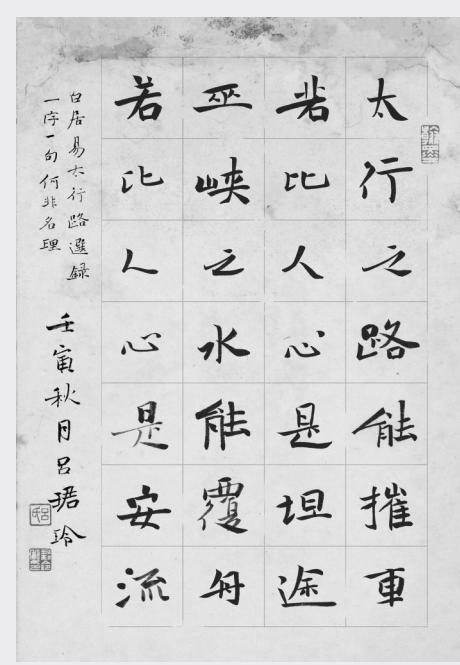
不可否认的现实是，当代文艺普遍审美低下。于是故作姿态，装腔作势者大行其道。就书法而言，充斥笔下的只剩空洞与浅鄙。殊不知技法只能解决技法的问题，而气质与格调才是区分雅俗高下之要领。偶读南君书作，氤氲于心中无俗气，精神乃出，古贤云如书即其人也，善哉斯言。

纵观中国书法，于南北朝时期奇峰突起，其碑刻书法，尤以北魏东魏最为精，风格亦多彩纷呈。康南海尝谓：凡魏碑，随取一家，皆足成体。尽合诸家，则为具美。

南君书法即胎息于此。初观其作似若不经意，只是信手写字而已。再三赏读，则结字奇崛而未离法度，用笔劲健而不失婉转。萧散古淡，天真烂漫之气息扑面。任情恣性，不衫不履的状态，正是内心的从容与自信，令人顿生徐步闲庭，听泉山间之感。

云间姚畏庵。

## 鉴赏



## 书法

书，心画也。

吕碧玲